

川剧艺术研究⑥

重庆市川剧艺术
研究所编

重庆出版社

CHUANJU YISHU YANJIU-1988



J625.71 4-6

川剧艺术研究

重庆市川剧艺术研究所编

重庆出版社

⑥

LT0600125867号



责任编辑 卢季野

封面设计 邵大维

技术设计 寇小平

重庆市川剧艺术研究所编
川剧艺术研究 第六集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6号)
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9.5 插页4 字数158千
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,500

ISBN 7-5366-0614-1/J·41

定价：2.75元

目 录

- 一、看川剧《打红台》……………丁玲 1
- 二、忆彭海清老师谈……………刘乃崇 10
- 三、教戏的艺术……………唐思敏 39
- 阳友鹤教戏散记
- 四、天籁的生平及艺术……………陈稻心、刘少匆 50
- 五、时装小丑东方髡……………李力、严开平、冯尔康 75
- 六、康子林在重庆……………陈国福 93
- 七、戏曲舞蹈特征初探……………谢明、薛沐 105
- 八、刻意求新……………陈国礼 115
- 《大脚夫人》导演心得
- 九、《归舟投江》的悲剧构思……………肖赛 124
- 十、《投庄遇美》……………沈尧 135
- 抒情喜剧的精品
- 十一、但喜红椒一味辛……………傅士悌 145
- 试谈川剧喜剧传统
- 十二、夜雨一灯读《荆钗》……………冬尼 158
- 怀念赵循伯同志
- 十三、冉樵子事略……………谭韶华 170
- 十四、王魁戏源流……………戴德源 182

十五、川剧舞台上的王魁戏·····	吴则虞	207
十六、川剧高腔曲牌初析·····	彭潮溢	219
十七、川北灯戏·····	凌泽久	277
十八、五十年班社见闻		
·····	李述臣述、王向辰记	283

看川剧《打红台》

——成都通信

丁 玲

××同志：

川剧你是看过的，但看得不多，不一定懂得川剧的好处。我呢，也同你一样，虽说看过几出川戏，也说过好，喜欢过，但也不一定真正懂得川剧的好处。这次我到了成都，当然不肯放弃看川剧的机会，我一连看了好几个晚上，可以告诉你的很多。譬如我对川剧的《白蛇传》，就觉得有许多可以同你谈的，但现在我的脑子中，却完全被彭海清演的《打红台》占据了。我只能先同你谈谈这出戏。

在谈之前，我想先问你，你有没有过那样的感觉，就是一个人的一种表情，一个人的脸象，你只要看过一次，它就永远在你的记忆中。你不仅不能忘记那个形象，而且那个形象所带给你的全部气氛和人物的内心情感，都使你深刻的感受到。在生活中，在舞台上、银幕上，你有过这种经验么？如果你有过，我想我就容易使你懂得我

所要说的这出戏，和演员彭海清的艺术了。

在看《打红台》之前，我看过彭海清演《活捉石怀玉》的一段。那晚上，他就给了我一个极深刻的印象。《活捉石怀玉》与《活捉王魁》内容仿佛。彭海清饰石怀玉，他一出场，一段念白介绍自己，简洁、形象、有气势，把一个阴狠的负心汉子完全画了出来。加上几个动作，就把一个做贼心虚、忐忑不安的心情暴露无余。这时候，所谓“阴风瑟瑟”的鬼气，跟着就布满了舞台，观众也跟着提心吊胆。鬼上台，我们并不怕（尽管那天的化装有些可怕），可是石怀玉从床上起来了，石怀玉害怕了，我们一看他的脸，疑神疑鬼、惊魂不定的脸，我们也跟着害怕了，好像自己也置身于更深夜静，阴森森的无边无际的荒郊野外似的。石怀玉轻抽门栓，把门开了一条缝，鬼侧身闪进门里，石怀玉手里的蜡烛陡然灭了，可是又忽而明了。石怀玉吓傻了（又不是傻），吓死了（又不是真死），吓呆了（又还有感觉）。总之，他站在台口，几十秒钟不动，这几十秒在观众的心上却像很长的时间，观众注视着他，随着剧中人走过曲折、复杂、难受的心的旅程，经历了从未经过的可怕的环境。他那害怕到极点的那么一个脸型，就永远印在脑中，想抹也抹不去。许多年后，你对生活中好多东西可能已经忘记了，而对这个印象却老忘不了。只要一

想起那个形象，那种环境，那种经历就重复来到了。那晚上彭海清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印象。我并没有夸张，我们一同看戏的几个人都有同样的感觉，看戏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觉拿手巾揩拭手心的汗水，看罢戏归来，又兴奋得不愿睡觉，老谈老谈，谈得很晏。

因为有了这个印象，我们怀着极大的希望和兴趣等着看他的《打红台》。看过以后，我们没有失望，而是对这出戏和演员彭海清同志有了更浓厚的喜爱。当我写这封信给你时，这种欣喜之情，因为过了几天，就和窖中的酒似的，时间更使它醇厚了。

为了使你容易了解，我先把这出戏的故事叙述一下。《聊斋》上有一篇小说《庚娘》，不知道你看过没有？戏就是从这篇小说发展成的。主人公是谋死金大用（庚娘的丈夫）企图霸占庚娘的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匪徒萧方。萧方是江湖上有名的惯贼。他的妻子翠娘就是霸占来的。一天，他们夫妻去上坟，他的结拜好友韩虎从红台山来找他去当军师，他和韩虎到酒楼叙话，妻子在郊外等他，遇到庚娘。庚娘的丈夫金大用，因无力还债，被官府抓去。两个女人一见就很投合，结为姊妹。萧方回来，见庚娘美貌，又起歹心，便代还债款，把金大用赎放出来，并说朋友有船可以搭，送他们夫妇回故乡。金大用感激不尽，同

萧方结拜为兄弟。金大用上船后，萧方就把他杀了。萧方的妻子保护庚娘，也被推落到江里。萧方把庚娘锁在后舱，同船上诸匪上岸饮酒。回船时，庚娘早已上吊自缢。诸匪抬尸上岸，适遇官兵，萧方独自逃走。这时红台山被官兵包围，萧方自付，上红台山已无活路。便改名换姓，化装投军，如能夺取红台，不特保全性命，还可升官发财，做皇帝也说不定。果然，主帅相信了他，他带了五十名官兵，独自赚入红台，韩虎设宴相迎，萧方将韩虎劝醉，杀死他，取了首级，夺了红台。萧方因此加官晋爵。主帅并以义女许之，义女原来就是死而复活的庚娘。洞房之夜，新娘认出了萧方，于是萧被处斩。

这出戏在剧本的人物刻画方面，演员出色的表演方面，都把萧方塑造的非常深刻。萧方是一个坏人、一个惯匪，一个损人利己、杀人不眨眼的阴险袍哥，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。他因翠娘美丽，就杀死她的父亲，把她霸为妻子。同居三年，毫无夫妻之情，对她呼来叱去，后来又把她推落江中。他杀金大用更没有一丝犹豫。为了自己升官，又杀死结拜兄弟。当时韩虎说：“你杀错人了！”他答道：“没有错，哥子们正要借你的头去请赏。”江湖上，绿林之间的所谓江湖义气，他一点也没有。

旧戏里，或小说中都曾出现过这种人物。但

《打红台》里刻画的萧方有他的特色，它给人的印象特别现实，令人体味到世界上竟有这种居心险恶的人。

演员扮演萧方是小生打扮，不是花脸，不是小丑，也不是武小生^①。萧方的外表就像白面书生，服装同一般正人君子一样。本来坏人不一定就生得面目狰狞。正因为他的外貌同普通人一样，就更显得阴险。萧方虽是小生装扮，可是一切也不同于其他小生。特别是由彭海清扮演，他一出场，抖袖，几个舞蹈动作，就把萧方的目空一切，恃勇逞强，玩世不恭，鱼肉人民的身份定下来了。你立刻感到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，是一个居心叵测，防不胜防的惯贼。

萧方武艺高强，杀金大用不费吹灰之力；后来又赚入红台，杀死韩虎。可是，彭海清丝毫没有把他演得有一点点像绿林豪侠、草莽英雄的气概。他摒弃了一切舞台上的装模作样，萧方的本领一点都没有使你生出佩服的心情，他的暂时胜利，只是由于他的诡诈，他竭尽心力想个人升官，观众看来，实际是他自始至终的拚命挣扎。他被判斩，也仍使人感到死有余辜。我也曾见别的剧种演出萧方杀船的一段，却把萧方演成黄天霸的样子，那就差得很了。

注①川剧萧方以武小生应行，但剧中若干场的扮相，除头上不戴角巾外，均与文小生相似。——编者

萧方是一个流氓，一个袍哥，走路说话都流里流气。但川剧演来，一点不丑化，不低级，不找噱头。他的动作、语言都是一个流氓，一个袍哥，一个最坏的人所该有的，都是按照他的性格来定的，无处不显出一个“狠”字。据说四川老百姓就常说，交朋友千万不要交萧方这样的人。

这出戏演出这样好，是同彭海清的艺术修养分不开的。看他演的萧方，我们好像真正看到了四川的袍哥。过去我们看文学作品，听讲故事，都只看到表面的一部分。有的作品把袍哥写得可爱，使我们同情（当然袍哥中有个别的好人），而萧方在舞台上，却使我们真正懂得了一些旧社会，使我们更深的懂得了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、人面兽心的可怕。彭海清自始至终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人物的感觉。他的动作是生活化的，他的舞蹈也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。而他的动作和舞蹈，这只是服务于表现萧方的性格。说到舞蹈，请你不要误会，这决不是一般的亮相，起霸，走场子，耍武艺……它是按照生活的需要，夸大了人物的动作，成为一些舞蹈形式。他穿的是软绸长衫，可是一点不使人觉得他有什么斯文儒雅。投军时，他在台上几段舞蹈，一点也不多余，一点都没有脱离剧情，活画出了一个野心勃勃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妄想一手遮天，攘夺宇宙的惯匪的本色。在这短促的几分钟里，你会发现他的草帽是

有用的，他的金色扇子是有用的。他的红袍穿得很好，你平日也许不注意演员服装的重要，这时才觉得这都是花了心思的。平常一般小生、花脸、拿着扇子，摆来摆去，你会以为也许是赤手空拳不好作戏，所以拿把扇子。但萧方的扇子却给彭海清用活了，他加重了人物的个性和思想。有了它，这个人物更突出了。后来萧方封官了，锦袍加身，彭海清背对观众站着，总有一二分钟。我们从他的耸肩、捉襟、摇头、挥手等等一连串的动作中，并不觉得他在那里做戏，而只觉得站在那里的，是一个十足的得志的可鄙的小人。随后他转过身来，你也许会以为大约是中了状元的莫稽吧，一定官气很大。不是的，他并没有因为服装而提高了他的身份，或显得好看些，神气些，却因为一件锦绣衣衫更衬托出他的流氓本色来。

川剧喜欢使用“技术”。如变脸，焰火，跳火圈。有时我们会看不惯，觉得这些“技术”反使观众脱离了戏剧，而注意到魔术方面去了。我看彭海清的两次戏，两次戏他都用了点魔术一样的技术。但他玩这两手，却不使你感到这是演员在耍技巧，而只是加强了戏剧。《活捉石怀玉》里，鬼一进门，石怀玉手里的蜡烛灭了，鬼转身过去，手里的蜡烛又亮了。这一灭一亮，他是在手头玩了一点小小的技巧。但人物的脸型未动，表情同烛光的明灭呼应很紧。你只注意他的脸，

不注意他的手，而且以为很自然，不会想到他站在那里玩魔术。

另一次就是萧方杀船时用的刀。萧方手拿一把鬼头刀，自己先上船，要金大用也上船，可是庚娘有所怀疑，金大用便不敢上船。萧方为了表明心意，打破他们的怀疑，把长衣脱了，隔水扔给金大用。他只穿一件紧身褂子，而胸脯都露在外边，不说鬼头刀，连小刀也看不到一丝痕迹。金大用接过萧方的衣服，抖开来又揉做一团，果然什么也不可能有，便把衣服扔回给他，萧方把衣服拿在手里，身转着、动着，把腿弯着，都没有刀。金大用放心了，上船了，可是刹那间，萧方抽出鬼头刀，向他劈去。台上台下都惊倒了，据说和他同台演戏的演员，最初也看不出破绽，不知道这样长的一把大刀，究竟藏在那里，又从何处飞来。我们看到这里，一点也不觉得讨厌，而且觉得很好，好像这原是萧方的惯技。

彭海清在这出戏里所用的“技巧”，用的恰是地方，不特没有破坏戏剧，反而加强了气氛，觉得有这个更好些。

彭海清在舞台上塑造出这样一个动人的人物形象，同剧本，同过去演员的创作，以及他本人的体会努力都有关系。彭海清曾向三个演萧方的前辈学习，这三个人演的萧方各有不同，而彭海清都加以研究，并取其所长。彭海清对我们说，

他八九岁时向老师学艺，演一段豫让刺赵，排练完了，老师问道：“娃娃，你刚才是用什么刺赵王的”他说：“用的刀”。老师摇摇头说：“不是的，你好好想想嘛。”后来老师又问他，他又答应道：“是用的棒棒。”（排练时用棒棒代刀）老师又摇摇头，并且说：“娃娃，你如果只这样想，那你将来就只能在棒棒上下功夫，娃娃，你是用你的心去刺赵王啊！你还没上台时，你的心就一个劲的在谋刺他，上台以后，心就只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。你是用你整个的心去行刺，不是用什么棒棒啊！”彭海清的生活经历也是曲折复杂的。我曾问他，是否在生活中见过萧方这样的人，他笑了一下说：“太多了。”于是他讲了一个他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杀友求官的故事给我听。并且说，像杀船这样的事就碰到更多了。

信写得太长了，我觉得我说得再多，也不如你看一次戏好，这是一出不多见的好戏，如果能看到彭海清演的就更好。他不只饱你的眼福，而且还能启发你许多东西，一出好戏不容易有，一个好演员也不容易有，我很高兴我有这样好的机会，我真希望你也有我同样的机会，我这封信能使你注意，不致失去一个机会时，我就感到满意了。

忆彭海清老师谈

刘乃崇

一九五七年四月间，彭海清（艺名面娃娃）老师来到北京演出，那是我第一次看他的戏，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那时候，王朝闻同志所写长文《生活不就是艺术——记面娃娃谈川剧〈打红台〉的表演心得》，已经发表在《戏剧论丛》一九五八年第四期上。我是先从这篇文章中认识彭老师的。等他到北京来，我不只看了他演的《打红台》、《焚香记》等戏，还有幸与他长谈过几次。开始是陪着王朝闻同志和他一起谈的，后来就是我单独去访问他。虽然已经事隔二十多年，可是当时他所谈的内容，却因印象深刻，还记得一些，我的日记本上，也还有些简单的记录，结合着当时看他的演出学习所得，追忆起来，整理成文。

王朝闻同志曾说：“在谈问题和讲故事时，像刘成基那样，彭（海清）的四川土话是朴素而生动的。很可惜，我记得很不生动。张德成等川剧名演员，善于体会人物。他们继承了前辈传下

来的艺术知识和创作方法，能够说出一套有关角色的理论。但愿有人能够避免洋腔，运用有趣的四川语言，忠实地把老艺人们的宝贵知识都记下来，免得坐失时机。”遗憾的是，如王朝闻同志这位四川人都记得不生动，我这个北方人就更记不下来了。但是，如今张德成、刘成基等老艺术家早已逝去，彭海清老师也已经去世四年多了，再听他们谈已是不可能了。我只得不揣浅陋，也免不了掺杂着一些洋腔，记下这么一点彭海清老师的有关角色的理论，以作为对这位川剧舞台上的杰出艺术家的纪念。

离开性格就不稀奇了

看了彭海清演出的《打红台》，果然是精彩绝伦。我们的谈话内容常常涉及到这一出戏。据彭海清说，他是九岁开始学戏的，《中国戏曲曲艺辞典》上记着他“一九〇九年生。八岁入南充平原分社学艺”，也许他自己说的是虚岁数。不过他又告诉我：他演戏已四十三年，这样算起来，他便应是一九〇八年出生的，未知孰是。）十四岁就学演《打红台》了。

《打红台》取材于《聊斋志异》中的《庚娘》一篇，剧本中创造了萧方这样一个四川帮会的袍哥大爷、大流氓、恶棍的艺术形象。彭海清说：

“四川有那么一句俗话：‘为（交）朋友睁起眼睛，莫为到萧方呕！’萧方这样的坏蛋，谁碰上他谁倒霉。这个戏，这个形象，深入人心，演出这戏到处都受欢迎。”

他先后谈到两位老先生演这出戏的情况：

“有一位叫李赞元，就因为演这戏演得好，人称‘活萧方’。特别是他的‘藏刀’演得好，人们看了都夸奖。其实表演‘藏刀’并不难，主要还是人物性格演得好。舞台上无论什么技巧，离开性格就不稀奇了！可惜这位‘活萧方’，后来被反动派枪毙了。

“还有一位叫董月卿，鸦片烟抽得凶，生活很惨，人称‘董烟灰’。他的《打红台》不用‘藏刀’。有一次他演《萧方杀船》，因为烧烟误了时间，慌了，赶紧扮装上场。可是他脚上穿的是双便鞋，没来得及换，因此，既不能跳，又不能抬脚，这一下就不能照平常的演法表演了。咋个办呐？他沉一沉气，稳一稳心，一出场来，两眼一扫，满场的观众一下子静下来了。他因为烧烟误场，固然不好，但他真有本事，上场只两眼一扫，就把萧方的性格表现出来了。可见有刀没有刀不是主要的，跳不跳也不是主要的，关键在于演出性格。”

彭海清演这出戏是有“藏刀”的。“杀船”一场，萧方为了霸占庚娘，要想杀死庚娘的丈夫